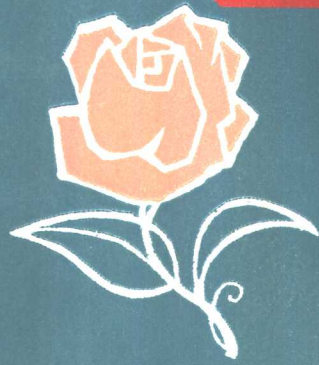


LI  
8.9(13:10-12)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3卷 10-12

1922

# 南島



夜貓子的新詩 (創作) ..... 蕭 鐵

往 (創作) ..... 謝 冰 瑩

音樂村 (創作) ..... 胡 蝶

月下獨酌 (創作) ..... 盧 隱 女士

關於重要的演說辭 (創作) ..... 伍 工

文藝新潮 (續文三篇) ..... 沈 性 仁 譯

常 (創作) ..... 沈 性 仁 譯

偷 (創作) ..... 沈 性 仁 譯

路瑪尼亞民族 (創作) ..... 沈 性 仁 譯

色 (創作) ..... 鄭 振 鐸 譯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III      No. 10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上

## 期限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illegible]

北京卡片商店1001

小说月报 第十三卷 10—12号

茅盾（原題沈雁冰）主編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7月北京新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410千字

图书分类号: I—55 统一书号: 10201·3: 13(4)

定价：1.80元

2.0

**284877**



“破的繡架”

法國 Pierre Carri's Bellense 作



# 小說月報

第十三卷 第十號  
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發行

## 一 評論

■舊書中的新詩·····

唐

鉞

(一—四)

## 二 譯論

■聖經之文學的研究(英國 Prof. W. H. Hudson 著)·····

湯澄波  
葉啟芳譯

(一—七)

## 三 短篇小說

■往事·····

冰心女士

(一—三)

■安樂村·····

劉

綱

(四—七)

■月下的回憶·····

唐隱女士

(八—二〇)

■偷煤賊(匈牙利 莫爾納 著)·····

沈澤民譯

(二—三九)

■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辭·····

狼

工

(四〇—五二)

## 四 戰後文藝新潮

■未來派文學之現勢·····

雁

冰

(一—五)



## 五

### 詩歌及戲劇

圖現代捷克文學概略

佩章

(一一一〇)

圖常戀(獨幕劇)(英國漢更著)

沈性仁譯

圖路瑪尼亞民歌

朱湘譯

圖漫漫的長夜

晉芳

圖鄉下的媳婦

胡文

圖永久的青年

高仰愈

圖風箏

魯佩

圖小雨後

張文鳳

圖人間

羅多士

圖禮物

羅多士

圖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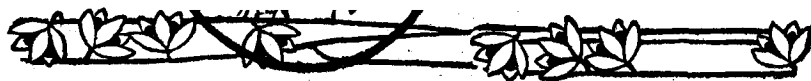
張廷瀾

## 六

### 長篇小說

圖灰色馬(俄國路卜洵著)(續)

鄭振鐸譯 (一一一〇)





## 七 讀者文壇

■覺悟

朱長軒

■懷疑

之槐

■星星

黃鶯白

■小星

萬有華

■離婚的好機會

陳鈞

■熱呵

黃鶯白

■山峯

萬有華

## 八 海外文壇消息

沈雁冰

●(一四二)古巴現代文學的一斑

●(一四三)捷貝克的虫豸的生活

●(一四四)荷蘭作家蔣丹的宗教觀

●(一四五)日本未來派詩人逝世

## 九 通信

## 十 最後一頁 (在通信之後)

## 十一 插

畫 破的繡架 (法國 Pierre Carrier-Bellense 作)





## 舊書中的新詩

唐鉞

近來吾國人士有許多事情都喜歡模仿歐美，就是文學也不能作爲例外。「自由詩」——也有叫做「新詩」，就是無律無韻（註一）的白話詩——就是文學模仿的一例。這個潮流一來，喜新的人們以爲開神州文學界數千年未有之局，是頂可以欣幸的事情，守舊的却看他做文學界的「洪水猛獸」，以爲是應該極力排斥的。兩邊鬧得「甚囂塵上」，甚至以「惡聲」相加，這也算一件極有趣味的的事情了。

（註一）新詩當然可以加韻，但這是偶然一用，不是常例。據我個人的意見：舊時所謂詩，本來有兩層意義，第一是詩的體制，大約可以分做兩件，一個是「律」，如四言，五言，七言，對仗，平仄之分配等，一個是韻，律韻，是一樣緊要的，律比韻緊要得多。中國的駢文（註二）英國的「美詩」（Blank Verse）舊約中的詩，都是沒有韻的。如三百篇楚詞中文字雖然好些地方，律是很

不確定的，但是這不過是「通融辦理」，并且他的變化也要在一定範圍以內。詞曲雖然沒有五言七言等限制，然而不能說是無律的，因爲他要按譜填字，是極有律的。第二層是詩的意境，如稱王康誥畫中有詩，這詩字就是這樣取義，依這個意義，不特不用律韻，可以做詩，就是不用語言文字也可以做詩了。

（註二）凡詞賦駢文都是詩的流派，英文「韻愛圖麗」（Poetry）的範圍大略和詩的範圍相當，這個字也有詩字第二層的意義。

照這樣看來，新詩雖然沒有律韻，但使有詩的意境，也無妨稱他做詩，又何必因爲沒有舊詩的形式而吝惜一個名號呢？

可是，若是我們承認有了詩的意境的文學，無論他有律或韻沒有，都可以叫做詩，那麼，這「新詩」就不能說是完全新創的。因爲舊書中這類的文字很多，不過從前的人只當他們做散文，不當

他們做詩罷了。現在我舉個例，把他也用現行分衍法寫起來，給讀者參考參考。（例中分衍法，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以便起例，當然不能說是頂適當的。）

市南倅告魯侯（莊子山木第二十）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

拿住而不知其所窮，

遂君曾自崖而反——

君自此遠矣！

漢高祖謂沛父兄（史記高祖本紀）

遊子悲故鄉——

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

吾魂魄猶樂思沛。

丘遲與陳伯之書中一節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

華鸞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

感生平於曠日，

撫絃登陣，豈不愴愴。

所以廉公之恩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石頭記二十八回寶玉告訴黛玉的話是個好例，我現在把黛玉的問做題目，把寶玉的答做新詩，錄下：

「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

「唉，當初姑娘來了，

那不是我陪着頑笑；

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

我愛喫的，聽見姑娘也愛喫，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收着等了

姑娘到來，一桌子喫飯，一牀兒上睡覺；

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

我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

親也罷，

熟也罷，

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

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

不把我放在眼睛裏；

倒把外四路的什麼賣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

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

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

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

我也和你是獨出，

只怕同我的心一樣。

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

有冤無處訴……

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

但只任憑着我什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

便有一二分錯處，

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

成罵我幾句，打我幾下，

我都不灰心。

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樣纔是。

我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

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

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託生呢。」

李清照聲聲慢秋情詞幾乎純用白話，但詞雖是長短句，却一定要押韻，所以不能算是新詩的正例。姑且錄他以備比較。

聲聲慢 秋情

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

慘慘悽悽，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

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而今又誰惋惜；

守着窗兒，

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

怎一個愁字了得！

果如上文所講，難道新詩是吾國舊有的，完全沒有新創的性質，並且沒有自成之類的價值麼？這又不然，上文所列（除李清照的詞不是本篇的主要示例外）都是在長文中採出的，所採出的乃是富有詩之意境的段落，這些段落的上下文就不是同所採出的有一樣程度的詩之意境，所以在這種文中，止採段落只好算是例外而非常有，至新詩則不然，他的目的在於專表詩之意境，所以全篇自首至尾都要含有詩之意境，這偶然當然同一部全體的分別就是含上例的文和新詩的區別了，至於時下新詩，很多不能達到通體含詩之意境的目的，其中好些不過是把毫無神味的話分

作一行一行寫起來罷了，然而這是做新詩的人的短處，不能說是新詩本體的弱點，譬如中國人蓋的西洋式住宅常常弄得既不美觀，又不切實用，可是不能說西洋式住宅都是蓋不好的，新詩也是這樣，不是做不好，不過是不容「率爾操觚」罷了。

實實在在講起來，新詩比舊詩，要做的好的還要難些，因為舊詩有律韻，遇詩情稍微欠缺的地方，還可以藉形式胡亂敷衍過去；人家念他的時候，覺得聲調鏗鏘，若是不十分留神，就給他騙過去了。新詩却沒有這種躲閃的工具，所以不容一處稍懈，一懈人家就覺得庸冗了。（註三）但是許多人因為新詩不用律韻以為容易得很，做得「連篇累牘」，幾乎弄到現代的人個個都「出言成章」的現象，把前代所稱美的甚麼「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甚麼「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都不稀奇了，據我看來這種可怪的現象實在不能諉過於新詩，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不畏虎的初生之犢的不是罷了。

（註三）

這當然不是講舊體詩容易做，這個地方不過單就一件事來說罷了，並且新詩也有一種躲閃的工具——就是分行的寫法。



# 聖經之文學的研究

英國 Prof. W. H. Hudson 著

湯澄波 合譯  
葉啓芳

從前研究聖經的祇從神學方面入手，以致讀者不能了解他純粹文學的重要意味。爲時太久了，然聖經對於學者確是一本有價值的大文學書，其故有三：(1)因爲他的內涵的興趣，除了希臘及其支流羅馬的文學，聖經實爲古代優美文學的重鎮。他的內容自然很不一致，很多是無味或卑劣的，但是其中上流的，確然是很上流。例如約伯記就可算是世界一篇超凡的作品；撒拉撒歌雖然可惜破缺不完，亦當於最好的凱旋歌中佔一位置；詩篇中有許多是超等的宗教琴歌，先知書中也有很多段能以宏壯之語言表高尚之思想，求之別籍極難得的。古代文學中可以與希伯來爭雄者祇一希臘而已。(2)因爲他是一種單獨民族的文學，別一個單獨民族，希臘，遠出於別個古代民族的，賦性是理知的及美術的意識。希伯來的特別賦性則爲精神的意識，因此(3)聖經是近代西洋

聖經之文學的研究

文學兩大根柢之一。在我們的文化裏，我們很熟識其中混而爲一的兩種勢力淵源，即安那特 (Mathew Arnold) 所謂兩希主義：希臘主義代表文化之理知的及美術的方面，希伯來主義代表文化中之宗教的及道德的方面。從歷史上找求這兩派的淵藪，則一在希臘的文學及藝術，一在希伯來的文學。希伯來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從此可以顯明了。『聖經爲英文文學之主動力者凡一千二百年』(A. S. Cook) 想了解英國文學的人，不可不知道以教育中的「經典」爲與希伯來人有密切關係的論證。這個常見的論證也可以一樣的施於聖經。希伯來文學對於我們的文學的格式及術語確實沒有什麼關係，雖然自審定的譯本出版後他是很多著作家的風格的模型。但是對於文學的質料 (Material) 與精神，他實與有大力。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從這個觀察點證明聖經

的重要。“Paradise Lost”（失樂園）自然是英國詩中最享盛名的著作。我們可以合理的說，非稍類希臘及拉丁史詩的樊籬者，不能真實的了解失樂園因為他們是他的結構的根據；又可以說，非稍有古典學識者不能了解他，因為他是他所常常援引的，但非熟識聖經內容者，也斷不能了解他，聖經是他直接取材的地方，其為功也，亦有他們倆的一樣大。

現在討論聖經的文學價值，以舊約為主，因為純粹從文學方面說，舊約的價值比較新約大得多。

我們先要注意，舊約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集子。他是古希伯來文學所留存的文庫。他祇是那種文學的遺存品；這個重要點，我們須牢牢记取的。他自然不是希伯來作品一本完全的總集。希伯來是善於詩歌的民族，所以我們可以假定的說一句，在社會或家庭生活中，在平寧或戰爭中，無論什麼能惹起他們深濃興趣的，都發於各體的詩。他們必定，像別個古民族一樣，有他們的戰歌，民族歌，英雄事業的民歌，春天，收穫及採葡萄的歌，婚姻歌，晚歌，這種種的詩歌，實際上有許多可見之於舊約，我們知道其中有的，例如但求所以安逸（阿摩司書六五）甚或卑劣的快樂的（以賽亞書二十三15），亦有祇以幾兩句非別法可以表示的佳句集的——

述上主的戰爭的書（民數記二十一14）及雅煞珥記（約書亞記13，撒母耳下一18）其他這類的留存品我們可以視之為希伯來民族的俚歌及古史。關於這種遺迭的文學現在可不必多論，可是我們要記着，現在這部可以代表希伯來文學的文集的著述者，是完全不顧及純粹文學價值的，他們的心祇是完全充滿其民族的宗教事情，故所存的若非有宗教的或民族的意味便是與名人有關的聯絡（真實的聯絡或想像的聯絡）。關於後一層的，我們有種種文學的雜記，要不是這樣原故，這類作品便沒有存在之餘地了；如大衛對於掃羅及約拿單的悼文（撒母耳下一）完全不是宗教的詩歌，不過是美麗的個人的誄詩而已；歌中的歌，一集戀愛詩歌，僥倖得所羅門的名，涵與一種很好的諷喻意味；及與希伯來文學精神全異其體的傳道書，所以被選入聖經的原故，是因為傳說他是富於經驗的帝王所寫的。

這種留存的文學的自身給我們的印象自然是他的目的及精神的統一；其中各部分的相似，是他所以異於別種文學的特別色彩。這正是我們所希企的，因舊約是一本民族的文學，但是所謂民族的文學有什麼意思呢？著者曾於別處解答這個問題：「一種民族的文學不是一集偶爾用同樣語言或發於同一地理的範圍

的繁雜書籍。他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及性格一代一代進化的顯示。一個單獨的著者或許對於民族的範圍有很大的變遷……但他絕天才仍有享於其種族的特色精神之所賜者；在各類可以代表一時的著作家，都可以表出那種精神作他們的標識的性格而滲透於他們大衆的。我們講及希臘精神及希伯來精神時，自然不是指所有的希臘或希伯來思想及同歸一途的感覺。我們的意思，簡單是說，抹殺一切個人與個人間的差別，在每個中還隱有一種種族性格的標識實體，一種普遍的原素使希臘之成其為希臘，希伯來之成其為希伯來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40) 這段話中有兩個重要點：希伯來文學之所以成其為一種民族文學的原故，在於其根本的及恆久的種族性格的表現；而因為他的產品擴張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所以他涵有希伯來精神及性格的一種進步的顯示。這個討論可以令我們想起，從歷史上研究，希伯來文學可以使我們能够追隨希伯來觀念的發達；例如，上帝的觀念由古代傳說的粗淺概念到七八世紀前先知的倫理的一神論的進化。這個希伯來文學的歷史方面，問題太繁冗，這里很難細說。現在且注意於發表希伯來民族精神及性格的希伯來文學的普通意味。

這里不是詳細分析他們的種族心理的地方，祇表出他們幾種最顯著的特殊性格而已。(1) 希伯來是一個東方民族，像其他的東方民族一樣，他們是熱血的，激情的，及嚴酷的。他們所覺得的，他們便強烈的覺得。他們每每為情緒所蔽。他們的勇敢及絕望都走入極端，他們能有最深的虔敬，戀愛及熱誠。然他們也能有最深的惡毒，兼且，如 Shylock (沙士比亞劇中描寫的一個猶太人) 他們是善於怨恨的。這種特性，我們讀希伯來的專家詩時，應該記着，在他們的專家詩中神氣及性情之發表恆流於不能自制，而酷烈對於著者完全是自然的，然對於我們血性，習尚不同的人，則屢屢似乎暴烈及過激。(2) 種族的自傲性是第二個根本特色。希伯來人久已有大自我主義者之名。這不是個人的自我主義而是種族的自我主義。他們有一個主要的思想，以為他是上帝的選民，其民族之過去及將來是一種和他漸沒的苦難。這種種族的自傲性很關係於(3) 他對於耶委的敬奉。(註) 他視上帝為恆久活着的。那個上帝對於他完全非是抽象而是一個具體的實在。我們以為這種上帝的概念屬於神人同性說，其實果然。但是宜記懂的要點，不是希伯來人思想的哲學的界線而是上帝為一個主宰及審判者的玄妙的實現。

(註一) 耶柔或譯耶和華以色列 (希伯來) 人稱其上  
帝之名。

固然希伯來文學有種族性格的一致，但他也有很大的參差，像極充足理由的觀察所表出，舊約涵有種種不同時代，不同事情，不同格式及不同目的與精神的書籍，雖然視聖經為一本不可分拆的書籍，每每令我們難於實現這種參差，全卷了解也是學舊約文學的第一級工夫。由這個觀察點可以見出第二種重要的事實，各民族的文學的整體自各有其特別模樣，然從廣義說，所有文學都有很多共同點，因為他們的產生是源於同樣人類的衝動及和各時各地與人們有關係的事情的探討（至於所採集及所注重者自然差異得很厲害），所以像我們所希企，舊約的文學有許多和別種文學類同的派屬，例如史記體，傳記體及故事體的記事文學，大都屬宗教性質的聖歌，訓喻的文學（箴言）；誕想的及思辯的文學（傳道書約伯記）；口述的文學（摩西的口述）；諷言及控訴的文學（先知書）；其餘又有大部分論及律法，典禮及儀式的，這部分所含的普通文學價值實不亞於 Blackstone 的 “Commentaries”（雜記）在這類派別中有一種立於例外的位置的，就是我們所以為完全是聖經的先知文學，由文學方面說，這誠

是希伯來青華中的特產，如羅馬青華中的嘲諷一樣，然在近代文學中亦非盡無他的伴侶，倘若我們曉得所謂先知（註二）不是廣義的預知將來（這一層在先知書中不很重要）的意思，這點就很明白了，所謂先知實是由受靈感的人的口所表述之神旨，先知者是上主之演述員（出埃及記七）並參照阿摩司書（三）先知者的功能，從廣義看，是靈界的領袖——對於普通之靈的輔導，實從神提高，先知文學之奇特在乎他之表現自己為靈界消息的媒介（上帝這麼說：「上帝之言已傳到西番雅」等）除這點外，與先知文學階似的，不特可見之於近代教會的說教，也可以見之於較普通的布告及斥責的文學，所以從這個廣闊的意義看，先知者的種族亦無有特異之處，例如 Carlyle 常常被稱為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希伯來先知者，這不單是修辭的套語，其實可以指出近代正義的宣講員與古代如何西阿一類人物的密切關係，像希伯來的先知者一樣，Carlyle 也隨意討論及社會，經濟及政治問題，無異於其討論宗教及道德，這可以大大幫助我們把先知者來人本化（Humanise）了以取出其實實消息及意義，此事趣味很大，且詳細多說幾句，精神派和神祕派的人物（如先知者及 Carlyle）之於科學和理性派人物常常有大相衝突的論調。

Carlyle 對於穆勒 (Mill) 達爾文及普通科學精神，也大肆其反對。由這點可以令我們記憶這種衝突於古代以色列人中固已存在，因為先知者對於以色列之智人——「人本主義者」最足以代表理性主義的精神的人物——已曾極力反對了（以賽亞書二十九14，耶利米書八9，九23。）

(註1) Prophecy 原譯先知應譯神諭，Prophet 原譯先知者應譯神諭演述者，今從原譯以期與漢譯聖經相符。

以上所說，是關於希伯來著華的積極性質的，但他也有他的制限。希伯來人的大貢獻中所欠缺的是理知的趣味——純粹智戀的嗜愛。是以我們現在所了解及希臘人早已了解的哲學，在他們中實無存在的位置。他們最近哲學的文學只為「智慧」書，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短處就是沒有戲劇，劇本或者可算是文學格式中之最宏偉者，無論古代近代，許多世界的大作品都是從這種格式發表的。希伯來的著華大都是主觀的而非創造的。在舊約文學中可比倫於 Sophocles 或 Shakespeare 的，實無所有。這種戲劇的能力，希伯來人所有者祇可以見之於別一方面，在紀事文中，在先知語錄中（見下文），尤其是在約伯記中。約伯記固然根本

上屢被視為一種戲劇，可是當中的大趣味也為宗教的思想所佔據，人物描寫祇能約略見之。約伯的朋友們的個性未嘗清楚顯現，而在緒言中的約伯與對談中的約伯間亦每每混誤。

現在可以討論舊約文學的主要派別了。請從紀事文起。

舊約中紀事文佔了很大部分（約一半）。初期的人民，自從一有民族的自覺性之後便起始搜集他們爭戰史，歷史大事，英雄奇傳的紀錄。希伯來是強於民族的自覺性的，自然不能逃出這條通則。所以在他們的文學中有許多歷史——因為初期歷史是著眼於「偉人」的——及傳記之類。其次，所有初期人民都嗜愛故事而以東方——說故事的大家庭——人民為尤甚。因為希伯來人是一個初期的東方民族，故也不能脫出這條通則。所以在他們的文學中有故事的精神。他們的故事文學（每每無以別於傳記）許多包括在歷史記述之中，因為以色列的歷史家，像別的初期歷史家一樣，慣於把歷史大事和他們的民族英雄的姓名聯為一起。例如，我們有關於他們族長的各支派或部落的故事——亞伯拉罕（創世記十二至二十四），以撒（創世記二十一至二十四），雅各（創世記二十七至三十三，四十七）等英雄奇傳如參孫及一脈相承的故事如巴蘭故事（民數記二十二至二十四）

基甸故事（士師記六至八）耶弗他及其女的故事（士師記十一）而這種紀事文學又可見之於三本有秩序的故事書，「這種文學較大部分中之希罕的遺存品」（Moore）——以士帖路得及約拿書其外我們應加多聖經外傳中的猶狄傳及透比傳。

我們應該知道這種紀事文，以嚴格論，實不能編入文學中；所以爲編年體者，不過爲保存大事起見罷了，其價於簡樸，正像中世紀在僧寺中爲同樣目的的保存品一樣。在所羅門相臣中寫出兩個書記官的名字（列王紀上四三），他們職責的一部分就是記述這種編年史。然而這種公文記錄實是後代著述的淵源（列王紀上十一41，十四29，列王紀下二十20），想求這種編年史的圖表，我們可以轉到歷代志上一至九，當中舉出很多自族長時代起始的家譜；關於幾個支派的家族，歷史和軍事的記述；及放逐後住在耶路撒冷的主要家族的目錄。同樣，我們在尼希米記七有回耶路撒冷家族的目錄。在十一及十二，則有耶路撒冷與外地居民及祭司與利米人的名表。這類目錄和名表在當時人民視之，很爲重要，由他可以追溯他們的族譜到遠祖時代，但像這樣的純粹記錄，自然不入文學藝術的範圍。

由這種乾枯無味的編年體材料到真實歷史的進化中一個

重要時期可以顯出於列王紀當中的紀事雖微有秩序，而比較上仍爲簡略而拘於格式，可以拿來比較撒母耳兩書之長短略同，而列王紀將近包括四百年間之事，撒母耳則祇爲略多於一代的事實的紀錄而已。

希伯來之建設成功的歷史，最著者見之於撒母耳中；例如大衛的故事，單作紀事文而論——像我們論 Herodotus（荷羅多德）一樣——他是早期文學藝術中一個超卓而且屢屢大放光彩的例。在批評情景中，發表戲劇的能力之時，則敏捷，活潑，雄壯；在人物描寫中（如在押沙龍及亞多尼雅中）則有勇烈，清楚的綱領。雖在 Herodotus，歷史之祖，之著作中亦無有能出其右者。然希伯來的作家，像 Herodotus 而不像近世的歷史家，在其作品中散頭撒尾表現一種明瞭，直接及簡單的風格。他把事實佈置妥當，用方法闡明他們的意義，可是很少介意及詳細的或心理的分析。這里我們可以找出同一的題目以表示古代及近代方法之分別：Browning（白浪事）的描羅珍密錯雜，解釋銳利而種種精神狀態又能剖析顯露，然其建築實本於幼弱的基礎，撒母耳上十六14至23之上。

在希伯來歷史中，每每把對話和紀事攙合一起，這是一種大